

收稿日期:2025-09-20

论阿索林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的时间体验

朱文沁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人文学部,西班牙 马德里 28049)

摘要:阿索林作品中独特而相对化的时间观念,是其本体论思想的核心。阿索林作品中的时间体验,不是古典的线性、同质时间模型,而是多重且主观的,是受空间、年龄和意识状态深刻制约的。其作品中城市所代表的加速的、碎片化的、可量化的现代时间,与乡村所提供的延展、循环、沉思式的绵延时间形成对比。阿索林对时间的执念催生了其根本性的时间相对论,对城市的现代生活节奏加速时间性具有深刻的哲学反思。作品中村庄与小镇的时间体验具有浓厚的忧郁色彩,对时间感知的模糊营造了超越单纯时间流动的存在状态。

关键词:阿索林;城市与乡村;时间体验;生存焦虑;时间相对论

中图分类号:I106S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6-0056-09

作者简介:朱文沁(1998—),女,江苏盐城人,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班牙文学与哲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6.073

阿索林(Azorín,1873—1967),本名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José Martínez Ruiz),是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也是“九八年一代”的主要成员之一。阿索林以细腻且有诗意的语言,对西班牙传统文化与乡村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其作品常打破文体界限,以印象主义风格和简洁准确的语言而著称。阿索林作品兼具哲学沉思,常探讨存在主义式的虚无感。从哲学视角看,其作品贯穿了生命主义思想。然而,目前学界对其思想家身份尚未有充分的研究。本文以阿索林的散文、小说及自传等多元文本为考察对象,旨在探讨其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的时间体验,阐明其生命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解读其美学规划与世界观之间的共生关系,揭示其美学与本体论之间深刻而忧郁的连结,并彰显其“九八年一代”独特知识分子的地位。

一、对时间的执念催生了根本性的时间相对论

无论是对阿索林本人,还是对他笔下的人物而言,时间都象征着一种深刻而令人焦虑的强迫性主题,并承载着沉重的意义。这种对时间流逝的忧虑,常常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或借小说人物之口,或由叙事者道出:“时间是这位小说家的心头之患。这种时间的困扰,始于他人生的中年时段。在此之前,无论是懵懂的少年时期还是飞扬的青年岁月,光阴荏苒,万物消逝对他而言

都漠不关心;然而,自四十、五十岁起,现实以迅疾、令人眩晕的速度,沿着时间的河道滑行而逝,便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苦执念。”^[1]这里,浓缩了一种时间性的体验,它并非是铭刻于外部的编年史,而是对时间流逝的主观、身体化、近乎本能的感知。对须臾的意识,在阿索林身上,并非源于抽象的哲学思辨,而脱胎于一种内在的、传记式的,关乎流逝与失落的切肤之感。

这种对时间的执念最重要——无疑也是最引人入胜——的结果,是它催生了根本性的时间相对论。阿索林并未将时间视为一种同质的、可在任何地方被同等量化的存在,恰恰相反,时间表现为一种多重的、矛盾的体验,它会随着主体所处的空间、年龄及其与记忆或遗忘的关系而变化。对他而言,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可测量的“时间”,而是多种可能的时间构成星群,每一种时间都以不同的方式调控着世界的呈现与体验方式。这一洞察微妙地贯穿于阿索林的大部分文学创作中,叙事不限于再现时间的流逝,更试图区分其形态,详述决定这些形式的因素,最终质疑现代经验中所谓的时间线性结构。无论是乡村时间与城市时间的对立、停滞的童年与加速的老年的对比,还是仪式性重复形成的单调感与新鲜事物带来的眩晕感之间的张力,阿索林都构建了一套真正的时间现象学,其中主观感知成为理解真实认识论的关键。

要全面透彻地理解阿索林的时间观,关注时间与空间的互相关联至关重要。一个人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深刻地制约着他对时间的体验。换言之,无空间则无时间,无地理中介则无时间感知。从这一视角,阿索林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显著对立,即城市与乡村。这种二元对立并非仅仅是场景布置的问题,而是关乎被体验时间的一种本体论。阿索林以非凡的执着,探究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存在的节奏和时间感知差异。这种兴趣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小说和散文。其中,两个空间之间气候、氛围和感官的对比,充当了不同时间观念的隐喻。城市施加了一种加速的、碎片化的、可量化的时间,它与现代性、匆忙和生产力紧密相连;乡村则提供了一种舒缓的、循环的、定性的时间性,它更贴近于自然的节奏和内在的反思。

在《卡斯蒂利亚语习作》中,这种关切通过一个看似微小、实则蕴含强大形而上学密度的场景得以阐释,它容易令人联想起普鲁斯特的世界。在这个场景中,阿索林不仅唤起了主观绵延的体验,还提出了关于时间弹性的真正现象学检验:“让我们来尝试一下时间的终极体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体验,也是我们的经验。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在静默之中——时间这种可伸缩如同一条橡皮筋的弹性究竟如何。在这座我们无所事事的农舍里,时间的弹性会是怎样?它的最大弹性和最小弹性又将是怎样?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小时之内,而我们却可能感到它漫长如三小时,或短暂如十分钟。”^[2]这段文字具有阿索林式的简约风格,凝练了具有深远哲学影响的思考:时间并非用以测量,而是用以感受。正如柏格森所指出的,绵延并不存在于外部的编年史中,而是存在于内在的意识里。阿索林认同这一直觉,并以经验主义的视角将其阐释。这座远离现代生产力的乡村农舍,因此成为一个感官实验室,用以验证时间的相对性、可塑性及其内在的震颤。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时间,而是有多个时间,它们根据主体所能达到的专注、静默和休憩的程度而扩张或收缩。

根据阿索林的构想,城市中的时间体验与乡村环境中的时间体验截然不同。城市的时间性被感知为加速的、碎片化的,并受制于持续的生产力逻辑。在城市中,时间变成一台无情的机器,不容许停顿和有弹性,它是被计时的、同质的,且深度非自然化的,匆忙与喧嚣构成了其主导氛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时间表现为缓慢、和谐、沉思的流动,这种时间性由自然周期(如树木的生长、季节更替、太阳的升落)所支配,提供了一种更具机体性的演变体验。在此意义上,乡村并非将时间强加于主体,而是将其整合到更广阔、更少强制性的生命节拍中。这里的绵延,并非外力强加,而是内在的体验。

哈姆扎·哈拉迪·祖比达在《阿索林叙事中的时间》中也提及阿索林作品中的这种对比:“相

对于城市的匆忙,小城与村庄体验时间的方式是一种与自然节奏、季节周期和生命韵律同步的慢节奏。他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是描述一次从马德里出发的旅行,逃离‘世俗的喧嚣’,最终在某个可以倾听寂静的村庄安顿下来。”^[3]

二、对现代生活节奏加速时间性的哲学反思

阿索林笔下“从首都向外围、从喧嚣向静默的位移”这一主题,并非单纯的地理或叙事性过渡,而在更深层面上,构成了对现代生活节奏及其加速时间性的哲学反思。因此,这简单的地点变更,是在时间体验上的真正范式转向,即生命时间性的范式转变,是一种对被体验时间的刻意断裂与感知上的重构。面对马德里表现出的喧嚣、匆忙与节奏解体,阿索林提出了“缓慢伦理学”的写作方案,一种能够缓解速度焦虑、锚定感知并为主体寻回失去的内在节奏的“美学装置”。在此语境下,小城或乡村环境并非真实的存在空间,而是假想的美学避难所,作为象征性的场所,在那里,一种能够抵御加速现代性要求的感受力得以重构。

这种精神倾向不应被视为作者孤立的个人特质,而应将其置于19世纪末欧洲的更广阔文化图景之中。面对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模式的迅猛崛起,拉丁语系国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加速带来的异化效应作批判性审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一场重新评估地中海文化的运动应运而生,这种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更舒缓、更具沉思性、更非工具性的存在精神的承载。

阿索林对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有着相似的见解,这和“九八年一代”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卡洛斯·巴利尼亚斯认为,对这些作家而言,小城或者村庄是一个被遗弃的“他者”,但同时,又是在文学记忆领域中构建的一个“第二想象居所”^[4]。这解释了为何每当城市因其眩晕的节奏、匿名的状态和持续的要求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时,“九八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便会陷入对他们决定抛弃之物的怀旧式追忆中。因此,故乡的风景获得了双重在场性:一方面,它被视为一个单调且有限的空间,能够压抑那些寻求智识投射的人;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本源,具有本真性,是一种更缓慢、更沉思的生活方式得以复苏的领域。

这种消失与前进、现代进步与传统失落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阿索林时间反思的真正核心,同时也是从其他思想家与作家那里继承的重大执念之一。正如马拉瓦尔所指出的,时间问题贯穿于众多作家的作品中,如波德莱尔、柏格森、茹贝尔、普鲁斯特、克尔凯郭尔、克罗齐、海德格尔、乌纳穆诺、马查多、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等,他们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汇集于阿索林式的感受力之中^[5]。然而,如果将阿索林的时间观念简化为纯粹受外部文学或哲学影响的结果,则失之偏颇。他作品中的时间体验,先回应的是一种生命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被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在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之间迁徙——所塑造,而且也受到他的人生经历及其对生命短暂性的深刻关注的影响。这种体验时间的方式,在与阿索林有着相似感受力的作家作品中找到了回响与相似之处,如克拉林、马塞尔·普鲁斯特,后者的印记——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在阿索林的作品中清晰可辨。

在阿索林所描绘的小城与村庄里,那颗想要摆脱城市快节奏的心灵得以窥见特属于它们的迟滞的时间。在阿索林看来,这些地方只有历史,没有当下。事实上,只有经历了都市世界易变性的旅行者、观察者在重访这些场景时,才会感受到古老、衰败和陈旧的重负。然而,对这些地方的居民而言,由于缺乏新事物或变革,时间的影响悄然无声,对变化的感知被排挤到次要位置。

在自传体小说《意志》中,阿索林笔下的耶克拉并非是明亮喧嚣的莱万特城市,而是一个衰颓、孤独的空间,在那里,单调与荒凉似乎浸透了生命:“这是一个灰色、单调的下午。细雨霏霏,连绵不绝。街道空旷无人。偶尔,人行道上响起匆促的脚步声,一个裹着毯子的农夫走过。时间

流逝得缓慢、永恒。”^{[6]99}这种以缓慢和静止为标志的乡村时间性感知,也反复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如随笔《堂吉诃德之路》:“村庄沉睡在浓厚的宁静之中,无人劳作;土地仅被凯尔特犁浅浅划过;果园荒芜……时间在这片停滞中缓慢流逝,心智陷入了沉睡。”^{[6]384}

面对拉曼查的首府,阿索林开始自我诘问:“除此地之外,还有哪里更为地道、更具拉曼查风情、更典型,能让人最深切地理解和感受这片广袤平原的幻觉,这些良善农人痛苦而顺从的生活以及那些在忧伤、孤独和无为的氛围中缓慢、永恒地流逝着的小时的单调与绝望吗?……你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坐下,感到悲伤,感受到整个原野与村庄所有的倦怠、所有的孤独、所有的沉默、所有的焦虑,排山倒海般沉重地压在你们的头颅之上。”^{[6]382}

在阿索林所描绘的小镇与村庄里,时间的体验带有显著的单调而重复的特质。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钟表不仅是测量时间的工具,也是集体感知的真正催化剂,是共享的社会时间性的象征。大钟深沉而持续的鸣响,超越了其物理维度,成为社区的心理脉搏,标志着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节奏,并强化了居民的共同身份。这种规则的、近乎催眠的韵律,不仅同步了居民的日常活动,而且不断提醒着人们时间流逝的不可阻挡和随之而来的生命终结的不可避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时间被描绘成一条均匀、近乎不变的溪流,每一次钟声的鸣响,都描述着周期性的重复和共同的命运。

这种将时间视为社群生活核心主轴的观念,在《奥尔贝纳的萨尔瓦多拉》的开篇章节——恰好题为“钟表”——中得到了极致的表达。阿索林并未止步于描述一声钟响,而是通过镇上的多个钟表,对时间意识进行了一次详尽的盘点,这些钟表都服从于主钟的权威。这段文字以一种等级分明、不断扩张的时间性描述开篇:“圣母升天教堂的钟声主宰着所有其他钟声,家中的钟表感觉被这座哥特式老教堂的钟表所征服……圣母升天教堂的两次钟响已经扩散到整个城市及其近郊,听到钟声的人并不多。在邮局的工作室里,钟表正好指向两点……在一间陷入幽暗的房间里,桌上放着一只怀表,在药瓶和装有药片的盒子里,一位护士听见圣母升天教堂的钟声后看了看它,发现它也指向两点……在熬夜的人那里,有一只钟表将指向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是乘坐1点45分的火车到达奥尔贝纳的一位旅行者的钟表……还存在另一只钟表,那是一位诗人的钟表,它标记着这些深夜的沉重时刻,而沉浸在睡梦中的诗人并不知道,随着钟表的行进,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时刻正在向他靠近。”^{[7]11}

这段文字具有典范性意义,原因有三。其一,阿索林建立了一种时间等级制,升天教堂的钟表不仅标记时间,更“主宰”和“征服”了其他钟表。这一隐喻强化了对教会权力的暗示,教堂不仅是精神中心,更是公共与私人生活毋庸置疑的“起搏器”。其二,叙事者借用一种近乎电影化的手法,提供了同时性的全景视野。在整个奥尔贝纳同一个瞬间(凌晨两点)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体验:邮局的例行工作、护士的守夜、旅行者的期待,以及诗人的无意识。钟声将客观时间统一起来,但阿索林更乐于展示在这一共享结构内主观经验的丰富多样性。因此,时间不仅是重复,它也是容纳多重个体命运平行推进的容器。其三,这些钟表的罗列使得时间从小说第一页开始就成为真正的主角。时间在各种青铜、黄金和胡桃木材质的装置中变得触手可及,每个装置都拥有独特的音色或是无声的滴答。作者以此表明,在村庄中体验时间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物理的、可听的、可视的事实,并且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个同样生动的例子出现在《堂吉诃德之路》的第一章,阿索林通过古老庄园宅邸的叹息,唤起了一系列回忆和图像,重建了居民的生命脉动和他们的习俗。在这个段落中,钟表的主题获得了特殊的象征密度:“你可曾忆起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这些沉寂、阴暗的村庄中的某一个度过的吗?你可曾忆起那些狭窄、蜿蜒、荒凉、寂静的小巷以及那些宽阔的广场?广场上有摇摇欲坠的拱廊,偶尔有一只狗跑过,或者有一个小贩停下,在沉寂中高声叫卖……还有那些木匠

敲打着发出响亮声音的锤子? 还有我们心爱的铁匠铺从黎明到黄昏,用它们欢快而清脆的声响,充盈着这座寂静的小城? 还有在村镇出口处延伸的菜园和庭院,从它们的篱笆上探出一棵幽暗的月桂树,或是一棵沉默、百年不移的柏树,它仁慈地目睹了我们儿时的恶作剧? ……还有那古老钟表的缓慢、响亮、悠长的钟声,在寒冬的夜晚,我们从宽大的壁炉旁倾听着它的声音。”^{[7]348}在此背景下,《安东尼奥·阿索林》里的案例颇具启发性,钟声标记着人们日常活动的节奏:“城市已经苏醒。远处一家铁匠铺叮当作响……远处一口钟以缓慢、庄严的振动鸣响。城市已然进入全然的日常生活。”^{[8]180}这种规律的声音不仅是小说中时间的界限与节奏,同时也是教会对省城居民统治的权力象征。它们规律地鸣响,提醒着居民宗教仪式与社区活动的开始与结束。库瓦尔迪奇指出,作为与主观状态相关联的象征物,钟的意象与法国浪漫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9]。根据阿吉亚尔·伊·席尔瓦的观点,是夏多布里昂首次在文学中“揭示了钟声的忧郁”,表达了主体面对小城镇单调的时间性和活力缺失时的忧郁情怀^[10]。这也是乔治·罗登巴赫作品中的一个关键主题。

钟声并不是阿索林作品中唯一的听觉标记,也不是唯一的时间符号。铁匠铺的声响等一系列声音,也是阿索林作品中的典型象征。在城乡空间中循环回响的铁砧与锤子的声音,不仅代表着一种传统行业的存在,更标志着一种深刻的人类学与存在主义维度。代代相传的手工艺,成为生命延续与社群归属的隐喻,将人物——并延伸至读者——置入一种集体的时间性中,这种时间性既以重复为标志,也以技艺的存续为标志。阿索林常借助这些声音的唤起,来营造叙事的氛围,并强调小城与村庄中时间的不变特性:“铁匠铺,全城的铁匠铺,那些黑色的铁匠铺,那些在夜间沉默的铁匠铺,开始歌唱。”^{[11]299}“而在对面的阳台上(当一个小贩发出他的叫卖声,或一个年老的油灯修理匠用他清脆的叮当声让街道回响时),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12]399}“修理阳伞和雨伞! 我们的朋友又一次高喊。远处,铁匠铺的锤声正在响起。”^{[12]414}

在《麦芽糖小贩》中,阿索林聚焦于一位麦芽糖小贩艰难的一天。无论他如何叫卖,都没有人买他的麦芽糖。“上好的麦芽糖,麦芽糖! 麦芽糖小贩又一次高喊。这位麦芽糖小贩为何要发出这样的呼喊? 他悲伤地在集市上游荡,他提着一个装满这些小甜点的大篮子,然而,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买他的麦芽糖。”^{[12]419}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插曲,在阿索林的诗学中却具有典范意义:这个近乎极简的场景,浓缩了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脆弱性。麦芽糖小贩在空荡荡的集市里游荡的悲伤,不仅是个体不幸的表达,更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状:“一个人问:‘这场雨会下很久吗?’另一个人回答:‘我不知道,天气似乎沉浸在水里。’全城的房子都关着门,街道显得孤寂、荒凉,集市上所有的篷布都被收了起来。”^{[12]420}

三、村庄与小镇的时间体验具有浓厚的忧郁色彩

在阿索林的作品中,村庄与小镇的时间体验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它见证了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痛苦转型。时间的流逝在这里被感知为一种缓慢的煎熬,世代相传的技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季节性与社区的节奏,正逐步让位于由现代化的逻辑与生产理性所强加的外来动力。阿索林承认这种变革对一个深陷衰败与落后之中的西班牙而言是必要的,但他以清醒与顺从的态度观察着进步给民族的文化和人文本质带来的破坏。现代文明的推进,机器、城市、非人格化的市场,伴随着古老智慧的消逝、团结纽带的丧失,以及数百年来曾为省城生活赋予意义与归属感的时间序列的断裂,这种冲突在手工艺人的生活与命运中具象化。阿索林以一种克制而近乎挽歌式的同情描绘了他们,那些叫卖者、铁匠、流动小贩,他们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在普遍的冷漠中逐渐模糊直至消逝。他们命运中的忧郁,以朝不保夕与孤独为标志,成为有问题的现代性的象征。现代化在推动经济、促进变革的同时,也撕裂着西班牙文化的感性与象征

基底。

关于这一点,阿索林在《意志》中表达了他矛盾的情感:“这些阴郁而信奉天主教的村庄,只能孕育出那些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件事的男人以及身着黑衣、不事梳洗的女人。我无法生活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躁动不安的灵魂会在这片黑暗、统一、永恒单调的氛围中窒息。”^{[6]133}这些村庄似乎被困在了过去,无法与现代世界连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衣着仍保留着传统的天主教元素,这使得村庄显得过时且古老。阿索林的描述强调了传统西班牙乡村封闭的、近乎自给自足的特性,这样一个世界,虽然保证了延续性与归属感,却也威胁甚至扼杀任何渴望变革或面向未来的冲动。

值得注意的是,阿索林对铁路与火车旅行的偏爱并非是其作品中的一个附属细节,而是理解其作品中时间与空间感知的关键线索。在《铁路》与《卡斯蒂利亚的第一条铁路》中,作者以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者的视角,将小旅店的破败状态、小城的不便,和代表着现代性的铁轨进行了对比。这条“钢铁之路”的出现象征着现代性正闯入这个仍沉浸在传统中的小城。当他凝视着破败的旅馆、小城的不便,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铁路时,“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朋友拉拉的那句名言:‘在这家店里,先上咖啡,再上汤。’”^{[13]435}。作者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巧妙地捕捉了黎明时分火车抵达车站的微小瞬间及其与沉睡城市的互动:“最后,黎明时分火车抵达省会车站,此情景蕴含着诗意。抵达的最初时刻过后,等候的旅客安顿下来,车站内重归一片沉寂,深邃的静默笼罩一切。耳边是蒸汽机车低沉的喘息,一声悠长汽笛响起,火车再次启动。在遥远的夜色深处,在黎明这浓重、深沉的时刻,依稀可见沉睡城市中微弱而神秘的光点闪烁。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着狭窄的小巷、宏伟的大教堂、破败的旅馆,此刻,一个刚到的旅客即将步入其中,把侍者从睡意中唤醒,而我们在火车上远去,穿过漆黑的乡村,凝视着那些时隐时现、最终彻底消失的光点。”^{[13]436}

作家用精湛而克制的笔触,勾勒出火车驶离车站、逐渐模糊的景象,同时描绘了省会城市的灯光亦随之在远处消逝的情景。这种叙事不再是对空间位移的纯粹再现,它引起了一场关于时间之不可阻挡、传统之消融和个体在不可避免的现代性洪流中的位置的深刻沉思。火车内在的时空压缩能力,使其成为阿索林探索现代性挑战及对永恒不变之物不懈追求的完美寓言。他偏爱将铁路的速度和体量与古老建筑的悠久并置,由此构成了辩证的构图,以崇高的方式展现机械文明的动态力量,以相对于卡斯蒂利亚静止且古老的精神。这种现代性与永恒性之间的哲学对峙,在《卡斯蒂利亚》的“一盏小红灯”一章中达到了高潮。夜行列车的规律运行,使得钟表变得多余,时间由车尾红灯的周期性出现来标记:“夜幕降临时,房子逐渐陷入幽暗。没有一丝光亮,亦无任何声响。墙壁消融于深沉的黑暗之中。在此时刻,下方传来一阵沉闷而巨大的轰鸣声,仅持续了短暂的片刻。紧接着,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一盏小红灯出现在夜色中,并随即消失。你定会知晓那是何物:那是一列火车,每晚此刻,都会在此时此刻,越过横跨河流的铁桥,随后隐没于一道山丘之后。”^{[13]445}

在阿索林的笔下,这盏红灯不仅仅是纯粹的物理现象,还具有了一种存在性的宿命。其循环往复的规律性,不仅宣告了时间的永恒轮回,同时也昭示了个人生命固有的短暂性。它映照出人类情感的无常和宇宙法则的冷酷无情,无论观察者是喜悦抑或悲伤,红光都准时出现,闪耀片刻,随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最终,对这一循环的观察在以下描述中达到高潮:“火车鸣笛,停了一会儿。旅客们登上了车厢。从那上方,从那此刻紧闭、寂静的房子里,如果我们等待火车经过,便会看到那盏小红灯如何出现,随后,就像每一个夜晚、每个月、每一年一样,它闪耀片刻,然后隐没无踪。”^{[13]446}这种重复的模式,不仅凸显了人类经验的微不足道与时间的不可逆转,更将火车的形象转化为一种超越个人体验的形而上学的存在。

库瓦尔迪奇·科瓦迪奇指出,乡村城镇的单调性,在阿索林的作品中引发了一种随笔式反

思,这种反思围绕对乡村的倦怠、对生活的渴望,以及潜藏在社区中的某种“该隐本能”^[9]。在短篇小说《安东尼奥·阿索林》中,叙述者提出了一个奇特的悖论,或许正是在这种单调且缓慢的生命环境中,人们才能够感受到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的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叙事者的想法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在村庄里,时间是多余的,它比任何地方都更为漫长,然而,却总是太晚。这是为什么?生活单调、缓慢、一成不变地流逝。我们每天看到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风景,我们将要听到的话语也总是相同的。然而,请看这奇特的悖论:在这里,生活或许比在大城市更为灰暗、更趋统一、更被淡化,更不像是生活,但人们却更爱它,热烈地爱它,以强烈的激情爱着它。正因如此,利己主义在乡村才如此可怕,也正因如此,死亡的观念才如此折磨和困扰着众多的灵魂。”^{[8]186}

这段文字阐释了乡村环境表面的宁静如何包裹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密度,生命视野越是统一和可预测,对生存的存在性依恋就越强烈,同时,对其消亡的恐惧也就越膨胀。小城镇和村庄生活的单调性强化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促使人们对存在的意义与自身存在状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当个体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脆弱时,关于自身存在的目的与价值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与此同时,这种单调而压抑的环境,往往会削弱人们的意志力与创造力,促使人们几乎绝望地寻找任何能够激发自身潜能的出路。阿索林在《意志》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乡村生活……是一种庸俗的生活……是生活的庸俗化。它比大城市的生活更清晰、更漫长,也更痛苦。乡村生活的危险在于,人会感到自己在活着……而这正是最可怕的折磨……人的精力需要一个出口,一种运用,它不能被压抑,而在这里,它抓住一些微小、无关紧要的事物——因为别无他物——并将其放大、扭曲、增多……这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事件肥大症’的秘密所在。”^{[6]86}

在阿索林所描绘的小村镇的感官世界中,时间的体验超越了纯粹的年代流逝,变为一种近乎形而上学的生命体悟。有些瞬间,如黎明、正午、黄昏,似乎在其中凝结,悬浮于集体静谧的氛围之中。在这些临界时刻,当社会生活进入停顿时,存在感仿佛被静止,居民们或因冷漠或因顺从,似乎与环境的滞缓融为一体。这种时间停滞的感觉并非与风景无关,恰恰相反,是风景本身将其节奏与静止印刻在被体验的时间上。对环境的感知与对绵延的意识相互交织,空间变得浓稠,时间变得几乎触手可及。在阿索林的散文中,这种融合在如《唐璜》所描述的黎明场景中得到了典范式的揭示:“大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透出一丝微弱的光芒。这是黎明时分。就在这时,主教来到了大教堂……在主教进入大教堂的那一刻,整个小城万籁俱寂。”^[14]

四、对时间感知的模糊营造了超越单纯时间流动的存在状态

阿索林在《托马斯·鲁埃达》中,借对时间感知的模糊和周围环境寂静的强调,营造出一种超越单纯时间流动的存在状态:“我们故事中的孩子,像我们一样爬上了阁楼。他将终生珍藏这段记忆,那些在屋顶高处,倚着小窗度过的时光。日后,当他回想这些时刻,一种深沉的情感将会攫住他。此刻,他的心灵在不自觉中贪婪地收集着屋顶、城市、远方田野、遥远山脉的景象。然后,这片寂静,偶尔被一声鸡鸣、一阵狗吠打破。它们在这里休憩,已然完成了它们在生命中的使命。这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它由寂静、孤独和遥远所共同构成。”^[15]当主人公从高处凝视世界时,他仿佛被悬置于一种“时间暂停”的体验中,此时感知不再根据一连串相继而来的时刻组织,而是集中于当下瞬间的充盈。寂静将环境转化为一个近乎神圣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存在的体验摆脱了所有紧迫感,并获得了一种冥想式的密度。展现在他眼前的风景,似乎在永恒的闪烁中定格,并引发一场反思。存在的短暂性变得有形,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也随之清晰地浮现。

正如亨利·柏格森所言,真正的经验是意识的直接数据,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对体验事物的纯粹和直接的领会。从这个视角看,孩子阁楼上的经历正是与时间的直接接触。当

他专注地观察屋顶、城市的肌理、乡村的布局及远方的山峦,同时沉浸在静谧氛围中时,他便挣脱了日常时间的流逝。在那个临界时刻,时钟的寻常坐标被消解,一种深刻的、超越性的时间性浮现出来,它将他与世界的隐秘韵律紧密相连。主体与风景共融,不再栖居于一个被测量的时间,而是一个被体验的时间,一种被柏格森所指的绵延:流动的、定性的、与意识本身不可分割的。

在阿索林的叙事世界中,寂静超越了纯粹的无声,升华为一种时空范畴,它定义了西班牙小城与村庄的本体。那种浓厚且几乎有形的静谧,在划分日常周期的三个临界点(黎明、黄昏与午夜)达到极致,在这些时刻,集体生活被暂停,时间似乎也被消解了。“在寂静的庭院里,葡萄架的阴影下,黄昏时分散发着一股和谐的宁静,此时菜园陷入幽暗,报时祈祷的钟声缓慢地、一声一声地响起。”^{[8]198}逐渐减弱的光线、菜园的寂静和间隔的钟声,构成了一幅声觉与视觉的景观,它悬置了对流逝的感知,每一个声响都被拉长并消失在空气中,仿佛参与到一种不同的、更深邃、更具反思性的时间性之中。

这种“停顿的诗学”在午夜达到巅峰。阿索林对其进行了精准的描绘,使夜的寂静转化为真实的存在素材:“十二点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渺小的飞蛾在灯周围盘旋。透过敞开的大阳台,一种浓重而深沉的宁静弥漫而来,它从沉睡的村庄、从在寂静的街道上吞噬了窗外大片的灯光的黑暗中散发出来。”^{[8]202}在这里,寂静并非是被动的,而是从沉睡的城镇中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息,它浸润着整个空间,将其转化为一个能容纳静止时间的容器。活动的缺失,因幽暗和昆虫几乎不可察觉的嗡鸣声而被放大,营造出一种氛围,所有的紧迫感都消失了,进而获得了一种近乎形而上学的密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阿索林笔下的暮色景观时,维涅龙特别强调了这种渐弱光线所蕴含的批判性倾向:“黄昏的光线恰恰契合了这种客观意图,捕捉由痛苦、贫困、悲伤、疲惫与绝望构成的西班牙现实。”^[16]的确,阿索林笔下的城镇村落,在展现高度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暴露了乡村生活的阴暗面,并唤醒了读者对社会朝不保夕状况的敏锐意识。

在小说家的视角下,时间维度是解读民众处于不利境况的关键。因此,在介绍托博索镇时,阿索林将其定义为“拉曼恰地区所有悲伤的缩影”^[17],而提及埃斯基维亚斯时,则称之为“冒险家与士兵的古老据点”^{[11]289},当地居民“或在破败宅院中凄惨度日,或逃离故土,追寻自由、如画般的漂泊生活”^{[11]289}。这种对比发人深省,昔日孕育塞万提斯史诗的摇篮,如今沦为衰败与停滞的舞台。阿索林由此凸显了虚幻的往昔辉煌与现实的凋敝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通过其细腻的散文笔触,读者得以窥见西班牙腹地的真实面貌,美景披着荒芜的外衣,日常琐事化作悲剧的宿命。这种审美与见证的双重视角唤醒了读者的敏锐意识,揭示出静谧的景致并非和平的代名词,而是集体持久苦难的外在显现。时间,作为阿索林作品的核心命题,在此化作一条无情的河流,沉淀出贫困、宿命和那些仍栖居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骨子里的尊严。

探究阿索林的生命思想,其独特的时间观念是无法绕开的核心。尽管他关于时间的表述在作品中是碎片化的,散见各处,但这种分散并未削弱其分量,反而强化了它作为构建存在反思的潜在轴心地位。以时间为切入点研究阿索林笔下的生命,是一条通往研究其本体论思想最深处的优选路径。越深入探究其对时间的呈现,就越能清晰地看到,阿索林关于生命本质的直觉,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沉思而体现的。面对时间之流逝与生命之有限,阿索林持顺从的哲学态度,这是一种平静的虚无主义,在清醒的接纳中与时间的不可逆节奏共存,并在意识的澄明中获得内在的平和。

参考文献

- [1] 阿索林. 沉思与叙述[M]. 巴塞罗那:德斯蒂诺出版社,1966:78.

- [2] 阿索林.卡斯蒂利亚语习作[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1350.
- [3] 祖比达 H K.阿索林叙事中的时间[J].Passerelle,2006(1):172-180.
- [4] 巴利尼亚斯 C.时间的反思性体验(乌纳穆诺、阿索林、巴列-因克兰)[J].哲学年鉴,1998,31(1):201-243.
- [5] 马拉瓦尔 J A.阿索林: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意义[M].马德里:西班牙文化研究所,1968:37.
- [6] 阿索林.意志[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
- [7] 阿索林.奥尔韦纳的萨尔瓦多拉[M].萨拉戈萨:克罗诺斯出版社,1944.
- [8] 阿索林.安东尼奥·阿索林[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
- [9] 库瓦尔迪奇 D.阿索林散文中省城小城的静止美学表现[J].人文杂志,2013(3):1-21.
- [10] 席尔瓦 V M de A.文学理论[M].马德里:格雷多斯出版社,1975:72.
- [11] 阿索林.乡土[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
- [12] 阿索林.西班牙[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
- [13] 阿索林.卡斯蒂利亚[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
- [14] 阿索林.唐璜[M].马德里: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1977:25.
- [15] 阿索林.托马斯·鲁埃达[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474.
- [16] 佩拉加 P.阿索林的肖像:在主观性的十字路口[M].阿利坎特:胡安·吉尔-阿尔伯特文化研究所,2009:121.
- [17] 阿索林.堂吉诃德之路[M]//阿索林.阿索林作品精选集.3版.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1962:384.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in Azorín's Works

ZHU Wenqi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adrid, Madrid, 28049, Spain)

Abstract: The unique and relativistic concept of time in Azorín's works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his ontological thoughts. In terms of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 his works, Azorín abandons the classical model of linear and homogeneous time, presenting it as pluralistic and subjective, deeply constrained by space, age, an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His concept of time reveals an ont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accelerated, fragmented, and quantifiable modern time experience represented by cities, and the extended, cyclical, and contemplative duration offered by rural areas. His obsession with time gave rise to his fundamental theory of temporal relativity, as a the result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accelerated temporality of modern urban life.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in his works is characterized by melancholy, and the vague perception of time entails an experience that transcends the mere flow of time.

Key words: Azorí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experience of time; existential anxiety; theory of temporal relativity

〔责任编辑:王建霞〕